



JLWE

*Journal of Literary Writing and Evaluation*

*JLWE*, Vol. 2, No. 1, 2026, pp.125-131.

Print ISSN: 3078-8129; Online ISSN: 3104-5073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lwe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lwe260113gcvfs>



## 自由外衣下的性别桎梏：论《富兰克林自传》中的女性观

翟俊丽（Zhai Junli），冯军霞（Feng Junxia）

**摘要：**作为美国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富兰克林自传》不仅成功地向世人传授了勤奋自律、力臻完善的道德律令，还塑造出了一个无法比肩的美利坚民族的国父型人物形象，使富兰克林成为家喻户晓的“美国第一人”。但是，《自传》也同时折射出了作者偏颇的女性观。相较于众多个性鲜明的男性，富兰克林所著自传中既无女性群像，也鲜有女性角色被提及，连相伴一生的妻女也只占据了寥寥数笔。即便提及，女性人物也往往被刻画为卑微低俗的不堪形象。为何一部倡导独立自强、不计出身背景机会均等的作品在性别问题上却表现出如此明显的偏见呢？为何一位提倡民主自由博爱的启蒙思想家对女性却偏偏如此苛刻呢？究其根本，我们认为，18世纪欧洲社会普遍存在的父权思想是该作中女性形象缺失的客观原因，而更主要的原因则是由于富兰克林自身持有的浓重的男权意识。

**关键词：**本杰明·富兰克林；《富兰克林自传》；女性观

**作者简介：**翟俊丽：广州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助教，研究方向：英美文学。电邮：2258116654@qq.com。冯军霞（通讯作者）：广州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高等教育。电邮：93241412@qq.com。

**Title:** Gender Constraints Under the Veil of Freedom: A Study on the View of Women in *The Autobiography of Benjamin Franklin*

**Abstract:** As the pioneering work of American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Benjamin Franklin's *Autobiography* has not only successfully imparted to the world the moral principles of diligence, self-discipline, and the pursuit of perfection, but created an incomparable paternal figure of the American nation, making Franklin a household name as “the first American”. However,

*Autobiography* also reflects the author's biased view of women. In contrast to the numerous distinctive male figures, Franklin's *Autobiography* contains neither a group portrait of women nor many references to female characters. Even his wife and daughters, who accompanied him throughout his life, are only briefly mentioned. Even when mentioned, female characters are often depicted as humble and vulgar figures. Why does a work that advocates independence, self-reliance, and equal opportunities regardless of background show such obvious gender bias? Why is a thinker who promotes democracy, freedom, and universal love so harsh on women? At the root of it, we believe that the widespread patriarchal ideology in 18th-century European society is the objective reason for the absence of female characters in this work, but the more significant reason is Franklin's own strong male chauvinism.

**Keywords:** Benjamin Franklin; *Autobiography*; View of Women

**Author Biographies:** **Zhai Junli:** Teaching assistant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zhou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interests: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2258116654@qq.com. **Feng Junxia (Corresponding Author):**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Research interests: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higher education. Email: 93241412@qq.com.

## 引言

本杰明·富兰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 是美国历史上一位纪念碑式的人物, 他集政治家、外交家、科学家、社会活动家、思想家、作家等多重身份于一体, 被认为是美国的国父和美国精神的化身。他的一生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遗产, 《富兰克林自传》当属其中最为重要的遗产之一。这部作品讲述了富兰克林通过自我教育和完善实现“美国梦”的心路历程, 同时也描绘了他对于科学与进步、民主与自由的崇高追求, 传统解读将其视为改变无数人命运的美国精神读本。在18世纪启蒙运动推崇理性、平等、自由与个体权利的时代浪潮中, 富兰克林以自我奋斗的叙事范式, 将个人道德完善与民族国家建构紧密结合, 使其自传成为阐释现代主体精神的经典文本。启蒙思想强调个体的价值与尊严, 主张打破出身、等级的限制, 为北美殖民地的独立与民主制度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根基。然而, 当我们以女性主义研究视角重新审视这一经典文本便会发现, 在通篇宣扬“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叙事内核之下, 女性却处于系统性缺席、失语与被客体化的处境。这种鲜明的性别失衡并非简单的叙事疏忽, 而是18世纪北美父权文化结合作家个体价值观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女性主义理论视角来看, 自传作为一种自我合法化的文类, 其人物选择、叙述侧重与价值评判, 本质上是社会权力关系在文本中的具象投射。富兰克林在作品中对女性的遮蔽、简化与工具化塑造, 恰恰暴露了其“自由”叙事背后的性别排他性与权力边界。基于此, 本文依托西蒙娜·德·波伏瓦 (Simone de Beauvoir) 《第二性》(The Second Sex) 中的他者理论, 以及朱迪斯·巴特勒 (Judith Butler) 的社会性别建构与男性中心话语理论, 剖析18世纪父权制性别秩序下富兰克林偏颇女性观的形成逻辑与文本呈现, 挖掘这一经典自传文本背后的性别权力关系与女性被边缘化、被工具化的深层根源, 使我们对这部流传不息的伟人传记获得更为全面、客观的认识。

国外关于《富兰克林自传》的研究一直如火如荼, 仅以该书名为题的论著就达16本之多, 但长期以来, 文本中隐匿的性别叙事与男性中心视角, 长期处于研究视野的边缘, 鲜有著作分析该作品中体现的作者的女性观。其中, 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大卫·瓦尔德斯特雷彻 (David Waldstreicher) 曾提及富兰克林在女性问题上前后矛盾的态度, 威廉·舒尔 (William Shurr) 则认为富兰克林对于女性在婚姻中的经济和繁殖能力的重视是其实用主义思想的体现。对富兰克林的女性观剖析更为深入

的则是拉里·蒂斯 (Larry Tise) 的著作——《富兰克林与女性》，该作品相对全面地梳理了富兰克林的一生与女性产生的各类交集。在国内，虽然富兰克林广受学者关注，但对其自传中作者的女性观这一话题的关注和研究也十分少见。分别以“本杰明·富兰克林”、“富兰克林自传”为关键词在CNKI 上进行检索后得出，已有的研究中大部分是关于《自传》中的宗教观、伦理品德和实用精神，与富兰克林的女性观相关联的目前只有黄川的“叙述中的权力——论《富兰克林自传》中的男权意识”。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已有的关于《富兰克林自传》的研究未能就其中所体现的作者的女性观展开深入探讨，作品背后所折射的时代及作者的思想局限性也尚未得到充分发掘，这也是本文开展此次研究的核心出发点与价值所在。

### 一、自传中女性形象的缺失

朱迪斯·巴特勒在《性别麻烦》(Gender Trouble)中指出，在阳具逻各斯中心主义主导的普遍男权体系下，女人始终处于难以被完整言说、无法再现的处境，成为语言表达中缺席的存在。《富兰克林自传》中女性形象的大面积缺失，并非简单的叙事取舍，而是这一霸权话语体系的直接体现，这使得“女性这个具有颠覆多元性的场域没有发声的余地”(Butler, 2024, p. 72)。整部自传以男性个人成长、事业追求、公共价值实现为核心叙事线索，其书写逻辑完全依附于男性主体的话语体系，女性不被视作独立的叙事主体，被排除在核心叙事之外。相较于浓墨重彩的诸多男性人物，富兰克林生活中的女性在其自传中被严重忽视甚至是完全缺失的。首先体现在叙述者对于其女性家庭成员的忽略。在“家族逸事”一章中，富兰克林追溯了本家的家族史，讲述了其父辈的故事，包括祖父和三位伯父如何在各种艰难的环境下坚持学习圣经、坚守宗教信仰、追求事业的故事。在回忆父亲在他为人处世和教育启蒙上的深远影响时更是不厌其烦、娓娓道来，花费大量篇幅来夸赞其父亲的风度和品格。吉尔·莱波雷 (Jill Lepore) (2013, p. 19) 在她的《岁月之书》中曾写道，富兰克林的母亲常年操劳：“缝纫、祈祷、读书、宰杀、烹饪、洗涤、擦洗、打理花园、熬制肥皂、制作蜡烛”。然而，这类维系家庭、支撑他成长的女性付出，在这位伟人的自传中却丝毫没有提及。对于母亲，他只是一笔带过，“我的母亲也有同样的好体格，她抚养了她的十个孩子”(富兰克林, 2010, p. 9)。此外，除了母亲的名字艾比亚 (Abiah) 之外，书中甚至找不出一个完整的女性的名字。在同辈的十二个兄弟姐妹中，只有哥哥、姐夫和妹夫在记叙中被提及，诸多姐妹甚至是与富兰克林感情最为亲密的妹妹简·米考姆 (Jane Mecom) 都不曾占有一席之地。妹妹简一生与富兰克林书信往来长达63年，为他传递家族讯息，是他重要的倾诉对象，却依旧被排除在自传之外。正如莱波雷所言，他撰写自己的人生故事，将家庭、妹妹与过去统统抛诸身后，从而成为一个开明、独立、通达世事的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富兰克林对于后辈的态度则更为明显。富兰克林一生育有三位子女，分别是萨拉 (Sarah)、在四岁时夭折的小儿子弗朗西斯 (Francis)，以及自传伊始所指的“我亲爱的儿子”——威廉 (William)。威廉不仅生母身份未明 (私生子)，还与父亲在政治上分道扬镳最终彻底决裂。相比之下，女儿萨拉则始终照顾陪伴父亲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然而，即便是这样长久的陪伴与照料，也无法换得相应的书写话语权。富兰克林在创作时既没有选择用“亲爱的女儿”，也没有用笼统的“亲爱的孩子们”来开篇。这种开篇称谓的性别筛选，以极简的叙述方式完成了男性中心的家族谱系建构，将女性彻底排除在精神传承与价值接续之外，直观呈现出对女性的忽视与轻视。

其次，富兰克林对于女性朋友也颇为吝惜笔墨。从名不见经传的印刷店学徒成长为举世闻名的人生导师，“富兰克林立本之道的一个核心是发挥‘人的因素’”(赵白生, 2004, p. 87)。可以说，无论是从波士顿到费城的首次冒险，还是在印刷店从学徒到老板的飞跃，抑或是后来政坛上的叱咤风云，富兰克林的每一步成功都离不开身边朋友的帮助，而富兰克林也处处表现出超强的社交与用人技巧，朋友是无疑他人人生历程中无形的巨大财富。在自传中，富兰克林对那些帮助过自己的朋友们不惜笔墨，如詹姆士·拉尔夫 (James Ralph)、艾萨克·皮尔逊 (Isaac Pearson) 和史密斯

兄弟 (the Smiths) 等等, 以至于杰夫瑞勋爵 (Lord Jeffrey) 质疑称富兰克林不应将这么多“默默无闻的人”写入回忆录 (赵白生, 2004, p. 88)。然而, 在洋洋洒洒的关于朋友的叙事中, 女性却不曾占有只言片语。当然, 这里不排除有富兰克林所在的印刷业等活动领域女性参与较少的原因。然而纵观富兰克林的一生, 他真的缺乏异性好友吗? 事实上, 富兰克林与女性广泛而复杂的交往不仅是公认的, 也是有据可查的。沃尔特·艾萨克森 (Walter Isaacson) (2008, p. 83) 就曾表示, “富兰克林天生就对女性有好感, 他喜欢和女性交谈, 一起工作, 既可以和她们严肃认真地讨论工作, 也可以和她们轻松地打情骂俏”。艾萨克森提到的这些女性包括但不限于“法国大革命前夕所邂逅的气质优雅、珠光贵气和充满异域风情的巴黎女士们; 在18世纪的美国殖民地、伦敦和英国各地、低地国家以及德国法国的会客厅和沙龙中遇到的其他各种女性” (Tise, 2000, p. 1)。其中与富兰克林交往最密切的当属巴黎的布瑞伦夫人 (Anne Brillon) 和赫尔维修斯夫人 (Anne Helvetius)、其停留伦敦期间借宿的女房东斯蒂文森夫人 (Margaret Stevenson) 和女儿波莉 (Polly Stevenson), 以及忘年之交的凯瑟琳·雷 (Catharine Ray)。布瑞伦夫人作为法国上流社会极具影响力的沙龙女主人, 为富兰克林在法国的外交活动提供了重要的社交支持与舆论助力; 斯蒂文森夫人和女儿不仅为富兰克林提供了住处, 还宽慰了他在遥远而漫长的旅途中远离亲人的孤独与寂寥, 使他在异乡感受到了家人的温暖与慰藉, 他们的友谊也一直维系到了富兰克林生命的尽头。但是这些女性朋友却通通没有在富兰克林的自传回忆中被提及。这种系统性的遮蔽并非偶然, 而是富兰克林以男性为中心的叙事逻辑使然, 在他的自我书写中, 只有能够助力其事业、彰显其品格的男性关系才值得被记录, 而女性的情感陪伴与精神支撑则被视作无关紧要的私人生活细节, 被彻底排除在他的公共性自传叙事之外。

## 二、自传中对女性刻画的指向

虽然《自传》中对于女性的关注较少, 但也有一些女性在富兰克林笔下被呈现了出来。然而, 对于这些女性的描写却指向了作者富兰克林偏狭的女性观。作为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的代表人物, 波伏瓦提出, “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 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她是附属的人, 是同主要者 (the essential) 相对立的次要者 (the inessential)。他是主体 (the Subject), 是绝对 (the Absolute), 而她则是他者 (the Other)” (2004, p. 5)。父权社会中男性占据天然主体地位, 女性始终处于他者的位置, 《自传》对于女性的刻画恰好印证了这一理论: 文中出现的女性角色, 几乎都没有独立的个人追求与价值, 而是被简化为依附男性的功能性存在——其存在意义仅仅是服务男性书写、满足男性在生活、经济与道德层面的现实需求或教化他人。这些有限的女性书写并非对女性现实状态的客观再现, 而是按照男性中心视角对女性角色进行的规训, 服务于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与家庭秩序。

富兰克林的偏狭首先体现在他对待女性的实用主义态度。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研究指南》(A companion to Benjamin Franklin) 一书中论述, 虽然富兰克林“确实把许多女性当作完整的个体来对待, 但当她们不再有用时, 他就会抛弃她们” (Waldstreicher, 2011, p. 249)。在《自传》中, 这种实用主义立场最突出的体现是他对于婚姻的态度。当好心的戈弗雷太太 (Mrs. Geoffrey) 为富兰克林撮合姻缘时, 他表示, “我希望他们女儿带来的钱可以偿还我的印刷所尚未付清的债务, 我相信这个数目不会超过100英镑” (富兰克林, 2010, p. 54)。而当女方的嫁妆无法达到这个数额时, 他转而建议女方家庭抵押房屋以满足需求。这也是布洛赫 (Bloch) (2003, p. 112) 所指的——“富兰克林经常把好妻子与金钱等同起来。”对于富兰克林而言, 婚姻的意义不在于情感联结, 而在于维持家庭秩序、保障个人事业无后顾之忧, 女性在其中承担的是功能性角色, 而非平等的伴侣。在联结婚姻与经济利益的希望幻灭之后, 已在婚恋市场丧失优势的富兰克林最终选择了相识的里德小姐作为终身伴侣。他们的结合一则可以克制他与充满诱惑的“下等女人”交往的欲望; 二则, 黛博拉 (Deborah Read) 忠贞节俭, 这与他的观点——“妻子就应该操持家务, 勤俭持家, 照顾一

家老小”的观点不谋而合（艾萨克森，2008，p. 60）。事实证明，黛博拉没有让他失望。在婚后的44年间，富兰克林长期滞留于海外，追求公共事务，缺席家庭参与。黛博拉不仅要照顾一家人的起居饮食，还代他履行各项职责，包括照料印刷所的一应生意往来，监督住宅的施工，《印花税法案》暴乱期间保卫该住宅，以及代为管理殖民地邮政局等等。这满足了富兰克林对于婚姻的实用主义愿望，他也为此称赞黛博拉是一位勤劳简朴的好帮手。对比妻子毫无保留的付出，富兰克林显然在婚姻中并不尽职。他始终热衷于自己的公共事业和科学实验，在妻子生命余下的十八年内也依旧没有放弃他的事业与旅行的爱好，最终导致妻子孑然一身，遗憾而去，不禁令人唏嘘。最后只在《自传》中简单提到了妻子，行文之中几乎没有流露出任何感情，这种极度理性甚至冷漠的叙述方式，进一步凸显了女性在其价值体系中的工具性位置。

除了实用主义的态度，作品中对于女性的描写也反映了富兰克林对于女性的歧视。《自传》第一部分中提到了他与朋友约翰·科林斯（John Collins）就“女性受专门知识的教育是否适当”这一话题展开的争辩。富兰克林说道，“他的意见以为这是不适当的，因为她们对这事是天生不能胜任的。也许有点为争辩而争辩，我就站在反对的一方”（富兰克林，2010，p. 12）。对于此次辩论的最后结果，富兰克林的认知却与女性教育这一话题无关，而是认为自己应该在辩论信稿的辞藻和条理方面继续改进。由此可见，富兰克林并非真正赞同女性应当接受教育这一观点。如果说这一实例稍显牵强，那接下来的一个故事则更加直白地印证了他的偏见：即使富兰克林认可女性拥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但这种教育也并非为了实现女性的自我成长与发展，而应是“培养能够确保妇女在婚姻中获得幸福的那些品质，因为婚姻和生育是她们的天然使命”（Conway，1974，p. 2）。当富兰克林听说查尔斯顿有一位荷兰籍的寡妇运用自己的记账知识独立经营印刷所并且养育子女的事迹后，他评价说青年女子应当为了家庭的利益接受记账这类实用的教育，这样可以使她们在丧夫之后“有经商的能力，能继续经营可赚钱的商店，直到她们的儿子成人，适合担任这种工作”（富兰克林，2010，p. 79）。这一观点与卢梭的理念不谋而合，都认为女性所接受的教育应当与男性相关。这种观点并非以女性自身成长和长远利益为出发点。即使在如此成功的案例之下，他仍然坚持女性能力存在局限，无法如男性一般承担家业，她们只是男性继承者的临时替代品，无法获得同等的地位与认可。“使女人处境变得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个原因是，她这个和大家一样的既自由又自主的人，仍然发现自己生活在男人强迫她接受他者地位的世界当中。男人打算把她固定在客体地位上，使她永远是内在的”（波伏娃，2004，p. 18）。这种将女性价值彻底依附于家庭与男性之上的想法，漠视了女性的主体性，也让富兰克林对女性的歧视展露无遗。由此，富兰克林笔下的女性始终无法成为自我定义的主体，只能在男性设定的框架内扮演被规训的固有角色，这也正是父权体系规训女性的典型体现。

### 三、自传中男女刻画差异的原因

《富兰克林自传》中男性与女性占比严重失衡、形象刻画反差鲜明，这并非偶然的叙事疏漏，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究其根源，可从文本编辑流传的外界客观因素、时代社会文化的深层影响，以及作者自身男权思想的主观局限三个维度展开系统分析。其一就是图书编辑与手稿流传这一不可抗的外界因素。实际上，这本书并非由富兰克林本人亲自出版发行，而是“直到19世纪40年代——富兰克林去世后的50年，才有了类似我们现在读到的《自传》版本出版”（Shurr，1992，p. 435）。出版史也表明，早期流传的诸多《自传》版本仅收录了富兰克林手稿的部分内容，因此在图书编撰和文本流传的过程中出现纰漏，导致文本内部男性与女性的刻画差异也是未可知的。除去这一因素，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也可解释这一现象。

文学从来不是真空的产物，它必然反映并再生产其创作时代的主流文化观念与权力结构，《自传》也不例外。彼时美国的性别秩序与主流观念，是造成书中性别刻画失衡的深层社会根源。自北美殖民地时期起，美国男性与女性的社会地位就是不平等的。男性在经济、政治等领域始终占据主

导地位，女性被建构为依附于男性的次要存在——“妇女在经济、政治、法律、宗教和社会等方面的低下地位，则决定了她们在殖民地时期只能以‘帮手’、‘助手’和‘下属’的身份生活”（王恩铭，2002，p. 6）。到了18世纪，女性被要求遵守“四德”，即“虔诚、纯洁、顺从、持家”（王恩铭，2002，p. 14）。而这一时期盛行的“共和母性”进一步固化了这种性别分工。这一观念将女性的社会价值更加局限在家庭场域，“女人注定要去延续物种和料理家庭——就是说，注定是内在的”，她们的价值只能通过男性后代的成就间接体现（波伏娃，2004，p. 458）。“共和母性”的理念看似赋予女性重要的社会职责，实则剥夺了女性进入公共领域、实现自我价值的权利，女性难以拥有独立的自我追求与公共话语权，因此极少地参与到商界、政界和科学界之中。而即便女性为家庭经济和家庭幸福做出很大贡献，她们也并不一定能被赋予以家庭地位和权威，更不用提家庭之外的外部世界了。因此，作为父权秩序中的“他者”，女性自然不被当作理想读者和隐含受众，《自传》中对于女性的关注也就不及男性。富兰克林的写作本身就是对时代主流性别观念的呼应与强化，他的文本并非个人偏见的偶然流露，而是整个社会性别权力结构的文学投射。

此外，富兰克林自身的男权思想构成了这一现象的主观原因。可以说，置身于18世纪，富兰克林对女性的看法有些承上启下。一方面，富兰克林的思想带有一定的时代进步性，比如他对于生命中涌现的诸多女性的赞赏与尊重，再比如他以女性视角写出的《波力·贝克的讲演》的故事，这篇文章也体现出了富兰克林对于女性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强烈抨击。然而，他始终未能突破时代与男权观念的桎梏。正如学者苏珊·克莱普（Susan Klepp）所言，“本杰明·富兰克林从未质疑过父系世系的传统以及伴随着这种传统所带来的宗教、法律和文化上的男性特权。男性是家长，是家庭的首脑。而根据法律和习俗，妻子、孩子和学徒都‘属于’家庭的主人”（Waldstreicher, 2011, p. 242）。前文已然提及，富兰克林对于女性确实存在歧视心理，承认妇女的价值仅限于家庭之中。他曾为妻子立下诸多规矩，其中一条就是要妻子谨记，她的权力建立在丈夫的尊重与爱意之上。他对于女性参政的行为更是十分不认同，认为女性不应插手干涉政治，除非这一举动是为了调和政见不同的男性亲属间的矛盾。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严格划分中，富兰克林始终将女性限定在私人领域之内，坚决反对女性涉足政治、学术等属于男性的公共空间，这种严格的性别边界意识，正是其男权思想最直接的体现。富兰克林所秉持的这种男权思想使得他写作的“重点仍然是男人，且以他自己为主要榜样”（艾萨克森，2008，p. 114）。同时，富兰克林写作《自传》的核心初衷是将自身奋斗历程作为范本，他所关心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其子孙后代及美国青年效仿他的成功之道。为了塑造自己作为家族之父和民族之父的正面形象，他刻意隐去了那些有损或无助于自我形象建构的事件和经历，也选择性淡化和忽略了女性的存在。正如学界研究指出，他在叙述中“运用了一套自己内化了的男权话语，始终把女性作为‘他者’，或加以利用或加以谴责”（黄川，2006，p. 113）。这也能解释富兰克林在书中提到其他几位女性的原因，包括富兰克林前往波士顿船上遇到朋友拉尔夫的情人T夫人，以及他在伦敦寄宿阁楼上的70岁的老处女等，这些女性也不过是在富兰克林对后辈的教育过程中充当的媒介与陪衬而已，从未拥有独立的叙事意义。从性别建构理论来看，富兰克林对女性的边缘化书写，本质上是在不断巩固男性主体的权威地位，通过弱化女性来凸显自身作为精英男性的完美形象，从而完成对男性中心话语的再生产。综上，文本的流传、彼时的时代背景，以及富兰克林本身的男权思想共同导致了女性在《自传》中的被边缘化。

#### 四、结语

本文以性别理论与女性主义理论为透镜，从三个研究维度较为系统地剖析了《富兰克林自传》中的女性观，实现了对这部经典作品的新视角解读。作为被后世推崇的家族之父，富兰克林通过《自传》成功地向后世传递了个人处世之道与成功经验，然而作为一名倡导民主与平等理念的伟人，其思想始终无法摆脱所处时代的固有局限。即便真实生活中的富兰克林与诸多女性往来密切，但在文本建构中，他仍旧遵循父权制叙事逻辑，弱化了女性的存在。《自传》中女性群体处于被忽视、

被边缘化的失语状态，对女性的刻画流于表面、缺乏主体塑造，与男性形象的详尽书写形成鲜明反差。这种叙事差异并非单纯的文学创作选择，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8世纪北美社会性别权力结构的社会秩序，为女性在文本中的弱势地位奠定了时代基调，而富兰克林自身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与偏颇的女性观，则是导致文本性别刻画失衡的核心因素。女性在这本著作中的系统性缺席与工具性塑造，正是父权话语主导下，其被排除在公共历史与主体叙事之外的典型文本表征。在当代性别平等理念日益深化的语境下，重新审视《自传》中的性别桎梏，不仅有助于更历史地理解富兰克林及其时代局限，也能为经典文学的性别批判研究提供参考，挖掘文本背后隐匿的社会文化与权力话语内涵。真正的自由与平等，必然是超越性别边界、包容所有主体的完整价值，只有承认并修正性别偏见，我们才能更接近启蒙思想所承诺的普遍正义。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 ORCID

Zhai Junli <sup>ID</sup> <https://orcid.org/0009-0001-7421-3864>

Feng Junxia <sup>ID</sup> <https://orcid.org/0009-0002-3062-655X>

## References

- 本杰明·富兰克林（2010）：《富兰克林自传》，唐长孺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Franklin, Benjamin (2010). *The Autobiography of Benjamin Franklin*, translated by Tang Changru. International Culture Publishing Company.]
- Bloch, Ruth H (2003). *Gender and morality in Anglo-American culture, 1650-180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onway, Jill K (1974). "Perspectives on the History of Women's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01) :1-12. DOI: <https://doi.org/10.2307/367602>.
- 黄川（2006）：“叙述中的权力——论《富兰克林自传》中的男权意识”，《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5）：111-113。  
[Huang Chuan (2006). "Power in Narration---an Analysis of Male Chauvinism in *The Autobiography of Benjamin Franklin*." *Journal of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05): 111-113.]
- Shurr, William H (1992). "Now, Gods, Stand Up for Bastards: Reinterpreting Benjamin Franklin's Autobiography." *American Literature* 64 (03): 435-451. DOI: <https://doi.org/10.2307/2927746>
- Tise, Larry (2000). *Benjamin Franklin and Women*.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Waldstreicher, David (2011). *A companion to Benjamin Franklin*. Blackwell Publishing.
- 王恩铭（2002）：《二十世纪美国妇女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Wang Enming (2002). *American Women's Studies in the 20th Century*.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沃尔特·艾萨克森（2008）：《富兰克林传——一个美国人的一生》，杨颖译。中国社会出版社。  
[Isaacson, Walter (2008). *Benjamin Franklin---An American Life*, translated by Yang Ying. China Society Press.]
- 西蒙娜·德·波伏娃（2004）：《第二性》（第2版），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  
[Beauvoir, Simone de (2004). *The Second Sex*, translated by Tao Tiezhu. China Books Publishing House.]
- 赵白生（2004）：“身份的寓言——《富兰克林自传》的结构分析”，《外国文学》（01）：85-90。  
[Zhao Baisheng (2004). "Allegory of Identity: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Autobiography of Benjamin Franklin*." *Foreign Literature* (01): 85-90. DOI: <https://doi.org/10.16430/j.cnki.fl.2004.01.015>]
- 朱迪斯·巴特勒（2024）：《性别麻烦》，宋素凤译。岳麓书社。  
[Butler, Judith (2024). *Gender trouble*, translated by Song Sufeng. Yuelu Press.]